

浙江文叢

袁枚全集新編

〔第十九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袁枚全集新編

〔第十九冊〕

王英志 編纂校點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續同人集文類卷一

隨園賦

梅冲

謝公吟嘯之山，唐主棹歌之水。南唐後主避暑清涼山，路經此河。今俗名乾河沿。毓文官兮何靈，國初時產文官花。名文官園。列茶亭兮乍毀。後廢爲茶舍。爰有謫仙，鳬飛偶止臨晉；因宦成家，箕山掉頭便是。于以奉板輿，挈仙族，誅茅編籬，撥雲造屋，疏瀹心波，鑄鑱山骨。水以智多，徑隨文曲。既同潘岳之閑居，遂學溫公之獨樂。徒觀其外，則環堵蕭然，牆只及肩。鄰唯野寺，門繞平田。翠屏列障，古木摩天。不到柴桑之里，寧知武陵之源？

及其得門而人也，則下下高高，尺幅千里。象因勢構，形隨地起。螺轉蟻旋，翬飛雲靡。非蜀道而行棧，疑入月以乘虹。將離復合，似隔仍通。蔚藍之天，層層欲閃；水精之域，色色皆空。五彩玻璃，嵌窗晃朗。有景皆重，無花不兩。風自拒絕，月仍來往。雲巢瑞室，婉轉迷離。以曲而奧，以小生奇。欲前每却，方行忽疑。進恒躡其故步，退已失其來蹊。睹一間之可達，或百轉而終違。其下則澄碧泉開，棲霞峰起。先生得泉，題曰『澄碧』，尹文端公顏其軒曰『小棲霞』。柳谷觀魚，苔階曳履。夏馥冬榮，花紛雲綺。瑶草金芝，羅岡被沚。鐵蕉勁以森戟，怪松

短而盈咫。春浮香雪中，秋入芙蓉城裏。扁舟待渡，直造山頭。萬竹如海，綠裏人游。六松爲亭，生豁雙眸。凡夫雞鳴之寺，鐘鼓之樓，鍾山之巘嶠，大江之環流，臺城之木落，孝陵之烟浮，靡不了然其在望，可一覽而全收。

當其心營目度，意擬神摹，偶因新以懷舊，遂縮地而返初。追憶兒時釣弋，乃開白下西湖。橋卧六以沿堤，湖開雙而插柳。靈隱之桂千尋，孤山之梅十畝。泉清冷以傍亭，峰飛來而在牖。森故里之粉榆，走新豐之雞狗。先生則簪冠瀟灑，鶴氅翩躚，優游物化，揮灑雲烟。商定千秋述作，陶鑄四海英賢。博古上雲林之閣，讀畫登海岳之船。座列丁觚乙罍，篋藏舜策堯錢。宣和古玩，卿嬛秘編，鱗羅布列，樂以忘年。當夫蘭浦香生，荷亭粉墜，桐露秋零，柳烟春媚，鳩杖親扶，羽觴薄醉。招陶令之門生，從謝家之昆季。擇木之鳥盡鵲驚，坐風之花皆桃李。或據石而子響楸枰，或倚舷而竿投芳餌。更或日斂瑤臺，烟暝玄圃，門住軒朱，座紆簪組。伶捧琴檜，妓鳴簫鼓。試陸羽之《茶經》，嘗何曾之《食譜》。倏文星之競明，散智珠而齊吐，光放大千，天開尺五。放萬斛之流螢，列千枝之寶炬。燈映水以增輝，龍含珠而齊舞。瓊樓花樹皆明，蜃市樓臺難數。地開不夜之城，家變廣寒之府。張燕公所謂『丘壑夔龍』、『衣冠巢許』者，其先生之謂乎？

不特此也，園之西，先生即以葬其親焉。親之旁，先生之生壙存焉。其餘隙地，百弓有餘，廣作布施，陰陽無拘。一切姻婭族里之黨，圻者梓人之徒，緇流黃冠之屬，餘須扈養之奴，苟恒

幹之無歸，許悉掩夫黃壚。推墦祭之餘恩，焚紙錢以紛如。如山包峰，如海納湖。他日夜臺，莫不感激而奔趨。此又古人廬墓之所有，園林故事之所無也。

爲之歌曰：君子人息，澤雷爲隨。動而能說，人物無違。我能隨物，物自從我。因心作則，無可不可。

又歌曰：人間何處無蓬萊，但憑哲匠精神開。倉山一坏清淨土，有幸得逢君子來。已爲風月築奧府，更爲造物營化臺。展孝行仁兼作達，隨之時義大矣哉！

感知賦

顧敏恒

余以乾隆戊戌歲游池州，時貴池令林君夢鯉修西廟落成，余代爲文以紀。越十二年，袁簡齋先生來吳門，索余舊作，余因錄之以質于先生。先生驚且笑曰：『爲子此文，使我十年懷疑，今一旦冰釋。』余請其故，曰：『吾嘗西廟游，目子此文異之，疑是六朝高手。余弟春圃方秉臬于皖，俾命工揭其碑，且使物色作文之人，久未得也。子曷不早示我？』噫，斯文實余作，而先生不知；先生見其文，因求其人，而余亦不知。余文不足道，而先生愛才之深，不啻飢渴之于食飲，雖異世聞之，猶踴躍欣慕，矧與先生并世，獲親炙於先生者乎！又身受之如余者乎！爲《感知》一首，其詞曰：

吾聞之馬長鳴于良、樂兮，劍龍躍于張、雷。人生亦有知己兮，紛感激而爲才。每展卷而

慕古之人兮，情眷眷而增懷。哀吾生之不相及兮，涕淚下如瓊瑰。荷先生之盼睞兮，辱拂拭于塵埃。謂其文之近古兮，指任、沈以爲儕。誠不自知其鄙陋兮，庶成章之就裁。曩余出行游兮，遭旅食于秋浦。仰昭明之遺迹兮，文采無絕于終古。集高齋于群彥兮，響麗葆于龍虎。嗟予生之已晚兮，曾不得與彼而爲伍。值棟宇之方新兮，紀歲月于廊廡。既賣文以爲活兮，類代庖之越俎。頻濡翰而懷惡兮，寧碌碌之足數？乃先生之來游兮，遂刮目于一睹。登門二十載兮，忽覲面而如新。置斯文于懷袖兮，十年嘆想乎其人。先生好士有若此兮，異世猶或感慕而歡欣。矧同時而接膝兮，又被之于余身。心喜忘寐兮，夜轉輾而達晨。中慙然而欲吐兮，聊宣之于斯文。

昭明太子碑文

林夢鯉顧敏恒代

夫人能煦物者，必貞金石之壽；文足行遠者，不絕椒蘭之芳。故有前星淪曜，乃并照于古今；少海回瀾，或均潤于幽顯。風徽尚存，降監不遠。俎豆尸祝，其何間然。貴池縣西廟者，故梁太子祠也。秩祀于唐，錫號于宋。懿神之德，昭乎簡文之序，炳乎王筠之冊。粵稽前史，厥有明徵。眷懷此都，尤著靈異。聰明仁孝之美，不介自孚；水旱癘疫之灾，有禱必應。亦已書之銀管，勒以穹碑。紀載班班，弗可贅已。

或謂神與齡未驗，當壁無徵。若使景命在躬，行見蒼生蒙福。不如大厦非一木所支，鹹池

非敝簞可救。青絲白馬，壽陽之敵騎紛來；葦席邪巾，西鄰之責言迭至。晉安罹吞土之厄，湘東遭推刃之災。惟神則生榮死哀，不與共難。斯實吉人之獲佑，非天道之無知矣。或謂神降靈襄陽，立儲建業。高齋非石城之館，原廟豈秀山之陵？撫是方隅，罕聞警蹕。不知撫軍監國，利賴實繁。臨水登山，傳志多闕。訪舊聞于故老，索陳迹于廢墟。橋陵弓劍，葬軒帝之衣冠；芒碭風雲，眷高皇之魂魄。乘空馭氣，何所不之？金蟬翠綉，仰止斯在。不可謂神之無功其地，弗福其人也。或謂神揮扇返風，饋糧賑乏，事多幽渺，迹涉玄虛。不知白龍化去，尚憶釣車；大鳥歸來，仍棲豕樹。申生佩玦，且通夢于新城；子晉吹笙，亦升仙于緱嶺。考諸曩昔，不少靈奇。豈盡屬鄒衍之談天，《齊諧》之志怪乎？

廟之規模，夙稱巨麗。璇題納月，金爵承雲。曰『文選樓』，存古迹也；有殿祀其先，推孝思也。閱有歲年，漸亡舊觀。丹青剥落，粉墨眇昏。崇垣就圯，則甍甍零星；雕甍欲傾，則風日穿漏。余職在守土，恧然于心。爰出俸金，以倡紳士。并命僧嚴達，募之四境，以廣檀施。鳩工庀材，縮版畚揭。于乾隆戊戌春經始，以己亥秋月訖功。輪奐增美，像設維新。更拓前規，創置舞榭。歲時享祀，婆娑樂神。是役也，輸金者麇至，執事者鳬趨。藉英靈之庥廕，順民庶之豫歡。將比大梁舊國，長懷公子之恩；豈若吳興故堂，特畏憤王之怒也哉！既告厥成，謹刊之石。

隨園張燈序

聞 益

蓋聞烏衣巷口，爭傳王導之家；紅板橋頭，共認段侯之宅。吳隱將茅籬作屋，紀瞻以竹木爲園。十字樓臺，還須秉燭；六朝松石，可識延年。擅佳麗于江山，是才子冶游之地；佔名區于龍虎，乃詞人翰墨之場。則有浙水名儒，汝南太史，本作蓬萊之客，偶到人間；曾爲鄴縣之仙，竟留白下。文光射斗，堆火齊之千重；健筆凌雲，架珊瑚之七尺。歸來陶令，松菊猶存；人畫王維，芙蓉依舊。豈張良之辟穀，從松子以游仙；宛潘岳之閑居，捧板輿而御母。開別業于雞鳴埭畔，江魚與園筍交供；接層巒于牛首山巔，黛色與春暉并麗。

惟八月二十二日，乃太母章太夫人之壽辰也。時則枸杞湯濃，茱萸酒暖。綺疏紺碧，薄雲影而羅輕；梧井竹窗，碎霞光而錦爛。青女進玄霜之味，紅霞奏《白雪》之歌。正兕酌而觥稱，俄烟凝而山紫。日之夕矣，夜如何其？主人乃捲綉幙，張華燈。玉宇瓊樓，即是廣寒之府；金鈎銀蒜，如開不夜之城。展寶鏡于菱花，還疑有路；遮屏風于雲母，別是一天。爾乃星牖高懸，軒窗密綴。桃笙薤簟，斜靠荀令之香；貂扇象籠，半映萊衣之彩。逐參差之雲樹，旭日千林；混高下之亭臺，垂虹萬疊。龍能含燭，神仙之貝闕皆明；蚌亦垂珠，秋水之鯨波更媚。蓮池風細，葉欲浮香；桂子秋高，花皆增色。星橋駕處，好偷王母之桃；火樹生時，合得安期之棗。不比歲時荆楚，空羨元宵；燈舫秦淮，謾誇五日。笑嫦娥此夜，月影羞明；想太乙今朝，藜

光斂耀。水晶宮裏，慣住雲車；姑射山中，時逢仙子。真所謂『絳都碧落，天上人間』者也。于是鳳起蛟騰，致白雲之遠客；駝羹麟脯，延失履之嘉賓。清談則雅近劉惔，綺語則才高宋玉。揮毫劈錦，心并生花；投轄開樽，壽真有域。紛敷花萼，共添海屋之籌；繚繞梁雲，各挾江天之藻。益學才窺管，志切登門。早識荊州，恭逢盛會。樂薰蒸于元氣，導以微明；仰星月之餘光，慚茲燭火。試譜觀燈之曲，用當介壽之詞。

隨園夫子七十壽序

梅冲

隨園夫子之慶七十也，日先上巳，曲水流獻壽之觴；節後花朝，秋千作飛仙之樂。八公十叟，群趨畫錦之堂；絳樹青琴，賡唱小紅之曲。冲以固陋，得與榮華。觀紫絲步障，盈盈縹碧之箋；聽青瑣銀屏，一一麥丘之祝。惟松柏之有壽，孰桃李而無言？

恭惟夫子，年同白傅，香山之行樂偏多；望比堯夫，洛下之耆英最逸。二十科翰林前輩，一百卷傳世文章。待詔金馬，同舉者海內何人？古殿靈光，獨存者江浙一老。共瞻童顏鶴髮，此時伏勝年高；愈想編貝懸珠，當日東方齒少。龍劍欲出，牛斗先驚；神鯉將登，風雷合助。書生揖中朝元老，王公皆與疑年；弱冠戰當世名流，海內爲之屬目。穿楊連試，題名雁塔之碑；拾芥遽登，獨步瀛洲之水。撤金蓮而歸娶，少婦歡傳；披宮錦以還鄉，高堂含笑。蓋李長源之北軍供帳，白用晦之翟萋迎風，固當日事也。然而必登內翰，所以成文士之榮；久居蓬

山，猶未愜蒼生之望。故木天玉府，已足表其才華；而黃綬銅章，更急試其利器。公乃折芙蓉而下北闕，騎鸞鶴以至江南。斂雕龍之技以操刀，用補袞之才而製錦。灑毫端之雨，枯樹皆春；飛筆下之霜，神蝗自去。鞭絲以決疑獄，拔韭以服強宗。西門豹人不能欺，費文偉事皆立決。或撤唐邕之簿，替群吏唱名；或稅顏斐之薪，爲諸生炙硯。察茅檐之隱，則四面舉帷；折神策之鋒，則一軍釋甲。用法而得法外之意，觀過而知過中之仁。斯時尹文端公兩督江南，高懸冰鑒。自書章奏，薦牧秦郵。十雄報最，群言非百里之才；三異交稱，滿耳頌千聲之佛。此豈特任延俸滿，共欣循吏少年；黃霸官遷，爭看高車一丈而已哉！

而公忽舉頭天外，收帆順風。聽曲未終，搖鞭竟去。至人無夢，邯鄲到枕而亟醒；吾生有涯，庖丁提刀而大悟。蓋以毛義捧檄，非欲榮身；潘岳種花，只爲色養。辭大府之挽駕，道小人之有親。牛刀微試，割肉已見陳平；小鮮善烹，膾鱸何如張翰？恰喜孔僊臨晉，官可爲家；盧慈靈昌，園堪作宅。一丘一壑，有淮南招隱之山；半郭半郊，是洛溪閑居之地。北窗高卧，償數年聽鼓之身；濯足清流，慰前日趨蹌之膝。對高堂顰笑，何如長吏威風？舞稚子斑衣，可勝衙參辛苦？早辭炎海，仍作陔蘭背草之身；世有箕山，益彰舜日堯天之德。斯則麟游郊藪，來共驚疑；鳳舉塵寰，去尤莫測者矣。

然而軒冕桎梏，固足累生；泉石膏肓，亦嫌矯俗。彼夫漢陰抱甕，富渚把竿，仲蔚蓬蒿，廣文苜蓿，高致有餘，人情太遠。雖行清志潔，自矜無患以無爭；實薄德鮮能，不足利人而利己。

公則活民餘潤，并活其身；華國有文，更華其室。人竹萬个，栽松百枝。芙蓉錦城，梅花雪海。長欄複道，運妙手之空靈；燠館涼房，極文心之曲折。玻璃代紙，上清之世界常明；寶鏡當楣，月窟之樓臺盡幻。桃源誤入，个个迷津；瑞室初探，時時却步。中則奇珍錯列，古玉摩挲。金猊焚荀令之香，龍鬚捲陳蕃之榻。周秦盃鬲，義吳錢刀。《集古錄》遜其精詳，雲林閣讓其美備。娜嬛秘笈，人間未見之書；岫嶠穹碑，《隸釋》所無之字。運此身之精氣，化爲珍寶萬端；列滿室之琳琅，養此靈臺一點。每于春餘夏始，雲靜日暄，時鳥變聲，林木交蔭，太夫人板輿閑御，鳩杖自携。石徑崎嶇，得扶持以盡到；迴廊婉轉，隨徙倚而俱安。萱草盈軒，并坐而仙成綠萼；朱華冒水，蕩舟而姬唱《採蓮》。既即景以怡情，更推愛以養志。陸機兄弟，韓康舅甥，楊惲外孫，鮑照弱妹，同炊其宅，推食解衣。含飴與摩頂未終，蠟鳳與拋壻迭戲。或笙簧暖，絲竹生閭苑之春；或火樹銀花，山水煥蟾宮之彩。太夫人顧而樂之，不覺其優游三十年也。拜養堂色笑之前，母以子貴；瞻白雲孤飛之下，身與親隨。一喜而一懼，山中日月俱忘；六旬至九旬，膝下年華亦老。方幸光陰逝水，身不離乎侍親；不知歸隱幾時，日已多于未仕。所以摩研編削之餘，莫非孝養；而視膳承歡之暇，唯有著書。

當夫簾捲碧雲，窗橫殘雪，先生俯仰一室，區畫三才，揮墨淋漓，游心杳渺。懸千秋于腕下，攝萬象于筆端。眼光宵燭，六經罅隙全開；意蕊晨飛，百氏精英并落。華言風語，逸藻奇芬。任他雷電奔馳，不管鬼神欲泣。六丁叱退，燭火頓消；天女下臨，孤月新映。則爲禪參無

上之乘，詩談三昧之宗。釋迦微笑，而意言俱忘；神獅一聲，而萬馬皆啞。唯兼衆長于各體，隨地而施；斯運匠巧于寸心，任天而動。質之百世，問并立者幾人；藏之名山，知必傳之歷劫也。人但知詩書爲糟粕，而不知糟粕即所以爲精華；富貴爲浮雲，而不知浮雲亦未嘗非經濟。公以不囿古人者集古人之長，即以不同今人者享今人之樂。

春暉既永，暮景尤佳。所少者商瞿之兒，而天爲之補；所愛者元方之弟，而帝加之恩。赤子英英，已看上學；黃堂奕奕，佇待騰霄。大雅扶輪，海內奉金針之度；群英立雪，青雲多玉笋之班。但見雜沓汝南之車騎，雍容河洛之衣冠。來者無拒，三儒五墨之家；坐即傾談，稷下淹中之學。孟嘗客我，劍鋏生輝；得御李君，簪裾動色。元亭問字，生徒多酒饌之携；皇甫製碑，章句需絹縑之數。一言之發，如讀異書；半匕之餐，必羅精饌。東山携妓，金谷吹簫；丁鶴能歌，鄭牛識字。人謂通賓置驛，乃賢者之幽懷；我道揆景占星，是秉夷之同好。更奇者，朱雲不服醫藥，而身益堅強；呂才痛斥陰陽，而事皆逢吉。數年來逸情霞起，老興雲飛；禹穴探書，天台作賦。秋高雁蕩，瀑響匡廬。黃海之巉岩，武夷之窈窕，衡山之雄偉，羅浮之離奇，靡不策杖登臨，揮毫宣寫。一方未到，丘壑懷慚；數字品題，江山改色。探東南二萬餘里勝游之地，補桂林五十年前未盡之奇。足力不息三年，詩集增高一尺。昔靈運號稱山賊，張筠名作地仙，不是過矣。而且海外盡知張鷟，世人冒認陽休。征棹乍移，太史奏真人東去；行旌所指，關尹候紫氣西來。或紳士誇張，道大父曾同蘭譜；或茅蓬閑話，聽兒童高唱興歌。或持名紙而相

驚，訝古賢之尚在；或奪行李而竟去，邀仙駕之降臨。湖海風人，私淑不少；封疆大吏，後輩居多。到則擁簪郊迎，去則牽衣鶴望。豈非李邕都下，爭觀哲匠之容；朱穆冀州，競寫丹青之貌哉！公乃援之而止，不吝不驕；時然後言，知今知古。谷子雲之筆札，字字傳抄；王丞相之周旋，人人意滿。千言獻賦，必把卷長吟；一字未安，爲拈鬚屢改。昔人所謂『心波湛漠，情岳于天』者，其斯之謂與？

至于冲之于夫子也，附青雲之驥尾，一介何知；受大匠之鈞陶，三隅未反。初陟龍門，便喚瑤池同宴；時親馬帳，遂許絲竹傳經。子張從游最晚，汲引在數月之間；成連不見生悲，契闊又一年之久。良苗不秀，敢說青藍？小草向榮，幸沾時雨。見和鳴之鸞鳳，亦效鶴唳猿吟；聽巨響於鈞天，乃作匏宣瓦奏。洪鐘蕤扣，海屋籌添。孔雀屏開，彩勝西王青鳥；菖蒲花好，贈從南極老人。時粵中帶歸二物。但願壽如春日以加長，人似倉山之永在。上界歲星，縱嬉游而忘老；鄧林凡羽，托廕庇而知年。時時受月斧之裁，我爲仙桂；歲歲戴鉅鰲之重，公是靈山。

送簡齋太史改官江南序

胡天游

難其得，審其用，古于人則然。士之殊者十一，而拔予之官，使衆咸喜，不使徒可惜，故無幸不幸焉。取之若以爲慎，得之若以爲至精，用之若以爲至是，其將愈于古也。俄而進之，然

惟其意；俄而退之，然惟其意。貝玉以齒之，礫石以使之，吾烏知其所以云耶？

往者之歲，天下以宏詞薦幾二百人，簡齋袁侯與舉。于其中年最少，才最異。自粵西使府隨牒來至，名起公卿間，落落大滿。同歲生咸服，比于終童。侯年始十二，干有司，能試諸經甚悉，因爲秀才。自其鄉萬里以游于蒼梧、桂林，其所望涉江漢、彭蠡、洞庭、湘、灘之波，衡山之奇，九疑之阻深，詩歌恢懷，能與其地相詭倣；其所吊荆秦之戰，郢之故都，屈原、春申、賈生、英、皇之林，舜之所藏，能奇感曠發。其來京師也，問以時之當務，能議論；問人黑白好醜，能辨聞。有賢者尚節，慷慨者裕于文，不涸涸于俗者能樂道。余嘗以爲士于今而視若侯者，雖古之世猶將進焉無疑焉，其于官尤惟翰林宜。既成進士，選庶常，三年以試，翻譯勿辦，外出爲令。丞相不能請，無所于留。凡好侯者，嗟咨其去，率載酒在邸，爲之醉以慰其行。今夫練古今，嫻文章，問則有對，用則有業，踐登玉堂，滋爲光榮。授而試之，不以其物。其出也，不以其才。使侯明于計，習乎事，徒如象胥舌人，即稱能署遷，亦奚得于侯矣哉！

一日具行李，出國門而南。侯能釋然以行，獨其送者、居者、與聞焉者，齊其喟，不約其口，以共惜其去。然則使侯留于其官，其爲喜者殆可知也。夫袁侯之爲人如此，衆之于侯如此，其喜與惜如此，然而終不能以無去，何耶？

因任一篇送子才之江南

杭世駿

德堪乎世者，不知省劇美惡。悉其力爲之，弗敢擇也。諄是者，較量于難易，斟酌乎清濁，迫之而後起，陳掾其間而不知止，其殆迂道而未始有聞耶？道有因，有任；道無因，無任。無車喋，無煩辱，無瞋目扼腕，無意烏咨嗟。孰推之？孰移之？變化流轉，日百出而未有止。有見于進，必無見于退；有見于榮，必無見于辱。純純常常，處乎不淫之域，吾未有遇也。嶽岑之岩有美材，或斤而爲梁欂，或削而爲筭鑱，或弦而爲琴瑟，青黃斷爛，焚如棄如，而木不怨者，物乎，物物乎，所不物有宰之者邪？袁子始求仕，休問被乎岩廊，已而黜爲吏，邦之人以爲大戚。袁子飾車駢馬，徜徉乎中逵。挈其累，齿然而笑。子杭子曰：袁子其幾于道者歟？道以因爲生，以任爲化。蟻衣陵鳥，有形也；尻輪神馬，無形也。以有形隨無形，圜如轉宜僚之丸。天且不得宰，而況人乎？袁子食芻豢，被綺縠，車騎閑雅，過嫖其鄙縣。亭父負弩，里魁前驅，環一市而哄者，莫不懾氣屏足，莫敢喘息。子方恤乎愀乎，而不知其適之奚。俄而簪筆磬折，擎拳鞠跽，勞日夕而不得休，則施施焉而寐，遽遽焉而覺，而袁子不病。故曰：和其天倪，不逐于因應，是之謂入乎機，出乎機。

寄隨園主人書

裕親王世子思元主人

久仰鴻才，心如飢渴。只以關河修阻，未獲一晤芝顏。而寤寐縈懷，恨不時親雅範。近得捧讀著作，洵金聲玉振、蘇海韓潮，不勝拜服。竊惟先生文采風流，士林重望。德輝煥星月光，藻思啟江山之秀。騷壇獨步，當代一人。著作如雲，永傳千載。而況優游杖履，仙居于花柳名園，矍鑠精神，天錫以期頤壽考。瑞久欲識韓，無由可達。今聞蒲友與先生師弟之誼甚篤，故不揣冒昧，以爲先容。錄窗稿數篇，寄求雅正。固知雕蟲小技，布鼓雷門。然得質之高明，始快神交之念。幸所作詩賦，莫不出自心裁。雖一字一聯，實羞假于代倩。倘蒙不棄，肯加郢削，使得附于所刻《同人集》《詩話》等書之列，則瑞幸因先生而傳。一經品題，便成佳士，誠平生之大願也。尚乞一序以榮之，借光多矣。外寄珊瑚手串一掛，常佩漢玉拱璧一件，家製荷包一雙。芟芟芹敬，遠寄座前，稍申曝意。

上簡齋先生書

禮親王世子檀樽主人

前寄呈《紅豆詞》四本，係綴咏小言，不足當大雅一顧。乃謬加獎借，評許過優。比《下里》于《陽春》，擬凡音于仙曲。此先生誘啟後學之心，轉益增弄斧班門之愧。櫟于先生，夙深企慕。曾于去秋八月中，錄拙詩若干首，托尤君貢夫郵達文壇。想魚雁浮沉，未登記室。茲緣

吳太史回籍之便，再寫古今體共四十八篇，上塵青覽。伏祈不惜丹黃，俯爲削政。如或刪存一二，即希弁叙簡端，俾數年鉛槧之勞，不致爲覆瓿之棄。他日知有先生，莫不知有槿也。附驥之榮，皆先生之賜矣。讀四六諸作，固已宮商應節，擲地金聲，直乃上追庾、徐，下掃燕、許，餘子碌碌，不足多也。但只見一斑，未窺全豹。望先生以《詩文全集》匯寄來都，得以庋在案頭，奉爲矜式，尤幸之幸者也。附上五古一首，用述鄙懷。迢遞雲山，未由把晤。臨風翹溯，書不盡言。

謝簡齋先生序拙詩啟

前人

竊以讀書稽古，文章關性命之微；聲應氣求，交契在形骸之外。故玉川著作，每致嘆于孫樵；劉勰成書，亦見稱于沈約。槿稚齒受書，髫齡就傅，便欽叔度，久慕昌黎。奈雲山綿邈，未通銀漢之槎；江水迢遙，難放剡溪之棹。雖秣陵明月，共此清光；而薊北新霜，空勞夜夢。因前者種芝太史，白門客舍，素識荊州，閨苑人歸，定尋彭澤，爰修箋素，藉表渴思。并獻蕪詞，乞子將之月旦；更求餘論，加皇甫之序言。心共雲飛，首常南望。不料魚書遠寄，芳訊未通；桃李雖投，瓊琚靳報。豈漁郎再至，而桃源渺隔人間；或洪喬半途，而錦鯉浮沉江上？每懷疑而莫釋，正引領以忘勞。頃接來函，方知種芝太史，因讀《禮》返廡車之駕，致投書阻浮碧之箋。往來千里，渺秋水以空旋；迢隔三年，遇春風而始達。啟緘快睹，心駭神驚。謬承獎借之殷，